

瓊州府志卷之四十

序

三祠錄序

唐 胄

三祠錄者三祠所祀事也仰止祠在郡學祀王公義方以下四十人主於崇德以勸士先賢祠在道右祀路公博德以下十九人主於報功以慰民皆舉於有司者也景賢祠在郡西北祀蘇公軾邱公濬二人主於著述以憲後奉於朝廷者也有德者非無功所重在於德有功者非無德亦猶德者之於功也有德者必有言言至著而為書則功於憲後矣惟其主於德與著述故不別曰宦曰寓曰鄉凡當是者即祀之惟主於功必有位乃能故先賢一祀非啓土平亂之雄則按郡守牧之良也名宦鄉賢他舉分祠今吾仰止以德故合之凡名宦舉合祠今仰止先賢以勸報故分之凡祠無錯祀仰止以著述故兼之吁人之所以不與草木同者賢而有名不朽耳不朽而且饗廟賢之尤者也吾一郡城而三祠之賢至五十有九不謂之多賢國乎客賢自漢凡四十五人其過化之遠此所以致鄉之

瓊州府志

卷四

藝文序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印行

有賢也主賢自宋凡十四人其聲應之遲益見化難於賢客也庠彥鍾生遠張生文甫輩余同事於郡史而考知諸賢之精今年春既請更定祠祀而又為此祠錄以見祠之所以立祠祀之所以行此祀其有志於賢者乎昔宋廬陵文信公兒時見其鄉有忠節祠祀歐陽文忠楊文節諸公即忻然慕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大忠鳴世至今並食其廟諸彥至賢矣抑有志於此否乎吁昔鄉在宋無一賢而先輩尚能感客化以有立今賢盛賓主其感不猶易乎感之易而勉以成之使生雖無事於此而百年之公論能舍之耶吾言雖為祠錄發亦因以告郡之豪傑使知無負吾地之靈也因為序

瓊臺志序

唐 胄

郡志自國初至是亦編矣而必須此焉者欲備也唐人稱郡僻無書至宋瓊筦志萬州圖經元人又不能蓄邱文莊公晚年嘗言已有三恨郡牒未修一也桐鄉王公載筆數十年錄郡中警官志前後擅易之陋迺命所集為外紀以自成一書孫戶部九峯先生嘗托前守方公為梓而不果後守王公取閱其書謂獨詳於人物土產而他目仍舊乃迎公於東嶽祠禮郡雋副裁為志而余與焉及首啓沿革而公於建武復縣執舊疑史與衆不

合閣筆延月僅授序答守以歸適逆瑾敗起使催余就道守亦離位而事寢矣余乃藏採稿於知友唐鵬翼氏俟裨書見以成後自淮漕得告歸謝邦君以督府檄禮余纂就而未果適王巴山汪東泉二憲伯上官太守三先生繼志懇成之余惟志史事也例以史而事必盡乎郡故以外紀備舊志以史傳備外紀以諸類書備史傳以碑刻小說備類書以父老芻蕘備文籍如地切倭岐而述海道黎情之詳急討禦而具平亂兵防之備隱逸附以耆舊不遺善而且以誘善罪放別於流寓不混惡且因以懲惡田賦及於雜需額役以書民隱紀異及於災異禎祥以顯天心首表以括邦綱殿雜以盡鄉細非徒例史以備事而且欲倣史以寓義蓋體文莊而將順其欲爲之意尊桐鄉而忠輔于已成之書以求得臣於二公第愧淺陋常感古人掃塵之喻謂塵掃矣而即隨有況有之而未能盡掃乎凡書皆然況志又古人之尤難者乎此所以雖終日乾乾得庠彥鍾生遠張生文甫輩助余之不及然終有負於諸公之望也雖然亦幸其督成此以有待也後之同志者感今日欲備之意則非惟紀將來之事必如炎漢前後共成二書赤城新舊各爲一志以體桐鄉外紀名書之意或於此書而有恨焉亦安忍不爲之補遺考異以續其別哉則古人所謂欲俟

瓊

州府志

卷四

藝文

序

一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印行

備於後而反愈不備於今者不惟無慮而且有所望矣豈非諸公今日拳拳之意所召哉
正德辛巳秋七月既望

刻瓊臺會稿後序

鄭廷鵠

瓊臺會稿何瓊臺先生之稿自鵠會也先生存時門人刻其所作詩什凡若干卷題曰吟稿續又哀其記序表奏凡若干卷題曰類稿行於世已七紀於茲矣顧今歲久訛缺讀者兩病之鵠自結髮事吾貞範先生與先生曾孫尙寶君郊上舍君祁同門獲見先生所遺手蹟或門人所代錄者與前二刻迥異竊嘗有志正之弱冠人郡庠又獲讀先生石室所藏書目偶見庠中寫本疑公所自定者校之二刻篇章簡而且要當時手自抄錄爲入梓計久矣邇者視學之暇第取廣幕談君崇文所惠類稿舊本重加增定得記序諸體二百有二篇詩賦諸體二百六十有四篇會前二稿合爲十二卷刻之洪都非有所擇因先生所自定爲附益之故自鵠會也先生之學以紫陽爲宗讀書窮理以究極聖賢之精蘊可謂極博矣然其志以身致太平爲己任故平居著書事事必爲區畫鑿鑿可行其立朝不干名勢介然以清節自勵家庭孝友鄉黨服其化非所謂根本盛大故文章事業交暢並

美耶至今四方之人傳誦先生之書歛容起敬雖牧豎樵叟罔不知名故茲稿誠不可不刻也嘗憶吾貞範先生都講時每以先生所著學的口授弟子弟子往往能數言其義又恐學者漫羨而無所歸心撮其中所云敬與仁禮指摘其要領以鏡其本心顧謂鶴曰聖賢之學其要歸盡在是矣鵠敬受之且將三十年罔敢失墜然竟無所長益其於先生之教貞範之志猶不能無愧心古人所謂沐浴所聞鵠殆未之逮也故於是刻也爲之愴然有感因書之刻後以自警云

藁引

海瑞

許文正嘗語人有書也湏焚一遭之說夫坑儒焚書秦之所以爲暴無道也而文正之言若秦之與文正非與秦也自炎漢以迄於元紀錄之繁文籍之盛汗牛充棟災木費紙不足咎也其聲實不中乖違正道爲古先聖賢累爲六經語孟蠹誠若莠之亂苗鄭聲之亂雅樂鄉愿之亂德君子不容不深惡之自元迄今殆有甚焉使文正見之又不知當何如其爲言也然文正與秦至文正之身則又有魯齋文集行於世夫文正之與秦不得已也文正之不免於爲文亦文正之不得已也瑞平昔妄有所作濫稱文章者欲效近代唐山

人置瓢棄之江流之中以還造化而有私念以爲出之吾心本諸性命造化賦予於我而我爲洩之或於六經語孟有輔翼焉且今時俗議論自以爲是牢不可改亦或有以破之暴秦有作不居可焚之列夫吾人有言莫非造化置江流以還造化不可謂無見也然天下之人賦予稟受出之造化猶之我也或惑焉而踐之有未盡或反焉而行之有不中操造化之予於我者相與覺焉且同志之士得有所執凡我言之未當議之未詳取爲我規焉我也人也互相砥切均得以還夫賦予稟受之故較之唐山人所爲有大焉不爲猶可耶近時文人有作必求名人君子一言置簡首謂蠅附驥尾亦一日千里而借其言以信之天下後世也夫使吾言無當雖聖人吾與焉天下之人其心其性原之造化是非有公不能飾也使吾言於道亦有合焉聖人不吾與天下後世不吾與吾心具一造化自有的見不可轉也夫人有言亦求之吾心質之先聖以參考焉而已矣不信之人心而信之人言非信也用是不自嫌忌取平昔所作自編敘自爲一語識之以告同志嘉靖壬戌仲夏

朔日瓊山海瑞國開甫書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序

海瑞

今之入官而仕者庠序學古之人也然往往不滿於識者之意天下之人不見官人之利特見官人之擾者豈其人之初盡不賢則然哉未仕學古既仕則參之今日仕人之論平生之學不盡用之今人之論正今人居官之利是故其說易以溺人始有今古之歧終入從今之謬大抵以正入者以邪出矣萬歷三年二月大東劉侯自邑博擢推吾郡視事之初抗然有執已守法不混於俗之意是雖未能事事中則由其事逆其心胸中若有特操有俗指爲薄侯行之者有俗指爲膠固侯行之者道在是也今人誤認爲膠爲薄於此有特見焉我自行之出入於風靡波蕩之中欲自比於屹立中流之柱侯能久安於是矣乎秀才初官移其心而左移其心而右未可知也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嘗欲小申已說勉侯未至堅侯已然一旦代巡柳坡馬公檄旌所屬意有大者侯與焉僚屬弟子因以贈侯之言爲問予欲有進於侯未及行而意不爲頌諸君子有愛人之德存於中是以今日有贈言之舉於外夫感我而厚必有受其薄者矣受其薄者怨之矣有德憑我之爲通莫爲膠者矣通大抵在財貨禮貌今日出之自己亦先日取之自民變通圓活官有時譽民之不當其害無有也聖天子爲民設官今人入官於可以爲千名進階之助則庸心焉

爲民之心置之計毀譽得喪之中失之矣然則欲侯節推佐郡舉於其職豈復有過於薄爲厚膠爲通勉所未至堅所已然擴充之以盡其大無自畫於發見之初者乎失職分則失道矣失道失心矣無一可者用是備書先日之意復諸君請持上爲贈侯根本在是擴充終始之而節目無不周矣柳坡旌侯止於節目不詳及云

贈養齋蔡侯撫黎序

海瑞

國初至今言官瓊者必以治黎人爲一急事然卒未有以得黎人之治者孟子曰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龔遂得之以安渤海張綱得之以說張嬰卒之有以服其心而戢其禍况在黎岐質文機變吾中國不知其幾更易也自有天地至今尙存太古風致然諾信義死而不移天性之真獨有存焉者乎動以弓刃相向自昔記之蓋以弓刃爲雪讐之具不能自至守令之庭曲曲直直勢使之然無他意也苟有以開導其心剖其不平彼無不聽予嘗謂恃有人心小則息爭大則開通十道地爲郡邑人入版圖百年萬年無不可者所恨知此道者之難其人也而又賦役繁難官吏刻削彼自爲誠我自爲詐有以灰其心而激其志至誠之爲難乎其爲動矣微啓其端謂可見之行事者吾於養齋蔡侯見之嘗跡蔡

侯澄海先聲崖州初政大抵事從其真由其質有其內學於誠而欲求其至比之俗吏矯飾外貌學於詳而務爲名高者不類也有是涵養有是作用方抱宥四村讐殺旁村效尤禍變事機浸浸滋蔓正侯蒞任未久之日也單車往諭侯信侯之心士民未之有許者乃侯爲之近不曰叵測之爲凶遠不曰嵐瘴之爲毒曲曲而直直之不過數語卒有以得其心平其夙忿解怨爲歡村村如故事與張綱龔遂後先無異然則不曰己之無誠也誠不足爲動也而曰獷悍之不可爲馴古昔則然可信也哉卽小推大則州縣中苟有以遂彼之願無礙其生版籍而郡縣之無難事也予嘗以爲黎人之不我向也乃我之無以致其向其爲亂則始事於州縣之民長養成就於無良之吏黎勢固不能以至州縣言曲直者無以剖別其不平之端而僅欲使之不爲不得其平則鳴之舉嘉靖間二勤王師予未敢曰師出之爲名也此則太守不能處分之罪非其人之過也嘗欲執侯今日之功破先後黎議之謬爲開道郡邑之漸一日崖士民以贈言問予曰吾意也雖未爲千萬世之功而心情啓達向化可爲兆於是矣中孚豚魚吉九二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信在言前不言而信變詐之世而得有如侯者黎人得以舒發本真民士安適其可以易而得之也

哉苟朝廷之上薄賦輕徭承宣之吏還淳返樸舉蔡侯而爲之無不可矣單車之諭侯得爲而爲之矣權不在侯而侯侯之勢也劉安之諫伐閩越曰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蔡侯以一使之任爲十萬之師回視庚子己酉大師兩及荆棘生焉崖至今生氣未完復也何如哉何如哉曲突徙薪之功誠能動物之道侯胥得之用是不辭而爲之序

贈史芳齋陞浙藩大參序

海瑞

瓊去京師萬里而遙國初以憲臣遙制至憲宗純皇帝始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按識者以權重勢專補按輅之所不及民之幸也然賢者藉是權以安民不肖者則藉是權以便己甚者不必言矣賢者不免大抵雜雅俗半真假行已清濁有養望待遷之心而無毅然有爲之念官則利矣民無利焉至今我生不辰田里嗟怨人思國初之安不見今日之利敕諭事理天顏咫尺瑞未之有聞也閩晉江史公以嘉靖乙丑守瓊旋晉兵備今七載不貪一節已出土民望外矣其政事則又井井條理胥吏不得援爲奸蠹省徭費清符牒詳訟獄寬極楚三州十邑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先後皆罷行之大者文詳小者立變瓊內黎外海寇亂頻仍民自視無一日安矣當事者動以閉城退守爲策殘野飽

食去來聽之平時無保障之功際變無禦敵之勇幾不知兵備道爲何職矣今昔異位公獨毅然以身迎敵爲士衆先昔之驕子兒戲盡法律之與守瓊日持法不附無異雖經敗屛不易初心士之不以成敗論人者知公認真之心而奉行敕諭庶幾矣士論謂周殿山之方正方松崖之才守胡嶺泉之峭直胡南山之和易公節有之勤訓練似顧洞陽志平寇亂似涂伯輔今晉秩參浙藩政願得一言以贈夫公昔以宜天下者宜瓊矣以宜瓊者行之雖天下可也何有於浙昭昭政績具在口碑不爲悉焉可也所願於公者無替克修之功益廣涵宏之度無私黨矣行之有未至率直道矣擴之有未周皆性分中不滿分也詩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用書以贈

古寧野紀舊序

明別 鄭敦復 萬州人

復有狂疾粗知章句卽妄意於域外之觀以天下風俗人材政事山川名物不得親諸見聞爲幾枉一生猶之處家凡家中之田疇租餼錢貫絲縷醬醢獲之數不知其有無多寡胡以家爲哉本州志其自古未刻雖文獻不足亦纂錄者之不足也嘗謂有一毫媿媿曲護憂毀畏譏之心不足以與此有一毫好惡喜譽忌能病直之心不足以與此惟二者

之心合遂有宜書而不書不宜書而書者竟成各家之私書而已欺已欺人於一州之公論公道安在哉辛亥歲州守俞公欲修而未果自是歲搜訪以來二十餘載無日不在此書是以集先今見聞刪其繁蕪補其遺漏因其原式使文省事增不敢迂泛敘山川要得關於險夷瀦洩之用載風俗要得與於觀風省方之實紀人物要得合於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之訓至於壤則賦額民數署宇妖異之類要得可窺古今消息盈虛人事得失運化隆替氣候節宣世道升沉之變猶家之記籍籍其家之所有咸切於治生者云爾向所云云二者之心不與存焉或曰子成此書期於用乎或有異議也今顧誦孔子誰毀誰譽章不休已而答曰余賤而未仕陋而寡修安能期于人之用免于人之議惟賴世之知言者爲準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但知處其家求知家之所有不失治生要務而已若曰退托不敢則他客到家家中所有客能盡知之乎失今不籍後代晚生未學雖有聖人之資亦限於耳目而有所不知也或曰子言得矣因書之爲古寧野紀叙抑以志遺忘云時萬歷三年

重刻海忠介公備忘集敘

國朝福建 巡撫 陳 瓊 海 康 人

言之不足爲世用者不傳焉可也言之有用於世者不可不傳以其言之足爲世用也即世無有用其言傳其言者苟得生同鄉居相近必不可聽其言之淹沒而不傳吾鄉海剛峯先生瓊人也瓊去雷陽隔一水耳余垂髫時耳先生仕明以直節著心慕之未得其詳也迨遊鄉校欲求先生之書而雷無有數於瓊人求先生之書而亦無有後吾友俊夫遊瓊覓奇數本時余僞員曹署得之奚啻百朋顧中多斷簡不可卒讀缺然者久之歲丙申余奉

命撫八閩始於書院群書中見有海忠介公文集急持歸書亦多缺與舊本相參校補所未備軼者僅十之一二此先生之書之絕續一大機也按先生書有淳安稿一卷卷首有先生題引有淳安政事稿上中下三卷先生自敘下卷闕數頁皆先生令淳安時刻之最先者有脩志集上下二卷續集一卷一刻於隆慶庚辰一刻於辛巳雖中多殘缺然皆先生手訂之書無疑也茲於書院文集中得榮哀集一卷補入再於名山藏集得先生本傳冠其首成先生全書而總名之曰脩志從先生志也余惟直道之難行久矣先生獨於狂瀾欲倒之時障百川而東之自起家南平司訓至令淳安調興國內擢部寺出撫南畿一言一

瓊

州府志

卷四

藝文

序

七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印行

行必規倣聖賢不爲苟且不爲遷就可不謂能行其直者耶世知先生之政事絕人未知先生之文章尤絕人未嘗不言經術而無道學氣未嘗不言理學而無頭巾氣古淡拗折真能於唐宋八大家之外自闢門戶者先生之書不可湮沒而不之傳也因訂其魚魯次其篇目而授之梓俾學者知有先生之文章始有先生之氣節亦惟有先生之氣節始有先生之文章蓋先生之文章氣節皆聖賢之嘉言懿行聖賢之嘉言懿行即人心自有之天理也人苟不昧乎天理則知先生之行雖至奇而實至庸先生之言雖至淡而有至味矧余與先生生同鄉居相近而忍聽其書之湮沒不傳哉

重刻蘇文忠公海外集序

國朝國子監
學正王時宇
瓊山人

東坡先生居儋四載流風餘韻至今未泯讀其書者無不想見其人予生先生謫宦之鄉頑懦鄙薄不能聞風興起竊嘗讀居儋錄見其割裂舛錯意先生當日之作不止於此而板復漫滅難稽輒爲撫卷嘆息已丑赴儋謁先生祠瞻仰之餘益慨然有校刻之志以時方北上未逮也邇從春圃學師案頭得海外集讀之視居儋錄加什之六七幾幾乎稱善本矣第取之太博往往將前後之作闕入而板鐫自臨邑明府樊君時已携去瓊人鮮有

見之者爰不揣固陋取先生全集與施註查註諸書細加考校凡非海外所作者概不錄而間補其一二惟書傳諸篇則穎濱所謂在海外所作以推明上古絕學者故悉錄之以表先生羽翼經傳之功書成付梓仍以海外集名之不必區區以居僮域也

傳

萬州烈婦史氏傳

鍾芳

烈婦史氏郡學生張鵬翼妻也世居萬之朝陽四歲喪父貧薄母郭鞠之暨兄三人兒時不苟訾笑稍長益敕居廛舍不出閨闈雖鄰翁亦不識面年十七適鵬翼翼亦早孤姑魏苦節史每奇之謹績紡佐夫養姑嘉靖十二年巡撫陶公設嶺表書院簡士就業翼謀諸姑姑曰美事也期不可失乃偕黃生希憲從陵水學諭張君檄至梧山受業數月翼病卒訃至史哀絕復甦三日水穀不入口潛自引決姑救不死慰曰兒死命也若年二十有二猶可改圖否則守義以終固爾能事死無益也史不答既而曰自古稱節婦之難誠豈無若人哉瑩彼白璧青蠅玷之不玷者罕矣今叔鴻漸已長姑幸有托庸能保我終耶吾明吾心焉耳樞主遂自縊聞者大駭赴白郡郡申府道督學總司撫按諸公愕然以爲嶺表異事聞於朝禮部覆覈旌典行焉例給白金三十兩巡撫錢公增加以示優崇郡父老謀議郡東廟地二畝奇葬而祠之僉曰諾初成贊咏叢集傳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奪若史者可與共姜匹休矣雖然此乃卓行而共姜守義者也今制二者皆旌表復其家

而守義限年卓行不可以年限是守義者常道而卓行者奇節也奇節不以爲訓而上下交與之謂能從一以終慷慨殉義而不辱其身妻道也臣道也其關世道也大矣彼誦詩書口周孔稱偉丈夫者乃或營營側媚忍詬屈辱喪其守如長樂之覲然無恥也曾是謂婦人若哉鍾子贊曰婦德惟陰厥象月魄西營東載胸臆罔忒貞一乃吉二三則凶彼謔者子珪璋內融佳偶載合形建影附嗟命不猶斷喪中路兩髦永矢死生以之玉碎自甘瓦全弗爲慨茲幽荒渺然蟻垤爰千百祀見子卓傑質爲秀毓性自天成帝化覃洽於焉有徵徵在表彰煥爛交與樹之風聲榮踰鼎輔鼎輔之榮朝露易晞義聞宣昭邱山崇巍聖謨凜然天經人紀採汝賢義敢告君子

王氏父子卻金傳

明王世懋

王參政懋德文昌人也登隆慶戊辰進士由南京比部郎出爲金華守金華守前後無善去者而君獨以廉察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已晉福建布政司右參政瓊管在海外而君父封公良弼與君母偕年八十餘君爲吏十六年於外矣無子多餌燥藥攝建南篆歸而得消渴疾先是延平人有病此者以溺甘爲死候君試之甘度不可起乃請歸余輩以君不

可涉遠固留之君慨然曰懋德之違定省十有六年願徼福諸君萬一獲生見父母死且瞑目不然卽死道路吾志猶南首也於是僚友爭致贖而君固推不受余曰君不有父若弟在乎君曰吾瓊故魚米鄉家粗自給而吾以十六年所餘月俸佐仲產爲二親養安所事諸君贖且吾不留而亟行恐以歸骨爲閩人累也余聞而心竊敬之君至延平不能前竟卒卒之日神爽不亂爲書謝僚友誓不受喪費余時以君死不患無財患不遂志古人主有聽臣下薄葬以遂其志者卽爲請於兩臺使者已之何如藩長不敢斷聞於使者使者以爲不可循故事括六白金遣使傳護之渡海至則授金於封公封公固不受曰吾子業有成言吾卽毫奈何沒六白金以傷吾子之義使者固請而公固卻竟令持金歸僅收其奠金曰敬爲我謝諸大夫老夫耄且死海外無能報也初君之辭贖及遺命不受賻有言君無子不爲老父弱弟謀爲非中也者余獨以爲不然及是益泣然而涕且歎曰嗟乎有以也夫海外之區黎獠之與居而父子爲廉若是豈偶然哉夫君父卽號爲中人產非有陶朱猗頓之富能土苴六白金者身死而義故賻送致千里外非所謂嗟來之食比也而君之父義不以汚其子此非獨君廉也乃其父廉有先之矣使君疑其父有濡忍之志

將爲少子殖者亦安肯以堅辭卻哉余時欲爲君父子立卻金亭且記之碑會有役而人亦無爲憊恩者遂已顧緇衣之好有懷未吐私爲立傳以示同志者述焉

俞義士傳

鄭廷鵠

俞寬瓊山義士也爲人倜儻善言笑未嘗學問動必法古尤酷於利物遇有阨難者濟之宏治壬戌有婦暮投於舍問之曰我抱原寡人也強暴者欲污我故避去已不食三日矣義士以爲義命家人伴之且爲之餉明日婦辭去強暴者聞之恨義士阻阨其事以勢逮之獄誣其與抱原男子盜婦而匿之義士曰此節婦也我壯其事而食之則已去矣豈能匿者乎時無良有司故爲勢所脅甚爲之捶楚男子懼而自經義士於是殆不可逃矣嘗不勝痛則仰天一呼捶楚盡折人皆寃之獄三年不決一日誣義士者狂呼而死無可爲理者有司始出之於獄亦寢其事嗚呼豈非天哉於時誦之者曰理閒事者禍之階也可以爲戒矣義士曰不然禍生於不測者數也數之所窮誰能逃之見人之節義而濟其難此豈閒事也耶執之甚堅他日有囊錢布而過義士者悞遺於地義士追而與之未嘗虞其他志嘗見人困踣於路而不能前者舉其杖授之濟物之心始終不變禍害非所能怵

也可謂識義命者矣故當時相率皆稱俞義士云

孝子李槐誌畧

明林大任

竊惟司馬子長作史記不爲處士立傳後人訾之不佞愧未備員史氏照例有野史之書迺令處士湮滅不彰予甚恨焉李公吾鄉隱君子也少而藻蔚颯起頗嫻於詞長益嗜學乃以數奇未遂然生平淡然無營視世網俗味土苴之耳迹其爲人坦無他腸諸里中惡少年甘願刑辟羞見短於公有古太邱之風其最著者公葬母葉氏龍骨山中築室於場寢苫枕塊朝夕哭奠足不履庭除者三年捐已財代立諸祖墳誌碑十餘座修族譜以垂不朽昔蔡中郎廬墓瑞生連理至今照耀史冊公倫踵其芳躅耶既公不獲表厥宅里爲後世規而志州乘者又畧而不載大都今世之士雖有卓德奇行必借譽於名子孫而後重公家子炳篤學砥行竟賚志於庠以沒以故公碌碌無記云然孫子綿綿不絕行將有亢宗者起而借太史之簡以光公史冊茲因孝孫培之請聊爲記其顛末俾過者指曰某孝子某處士令人悽然動孝思焉則予銘公意乎銘曰陸也而洋海也而桑惟茲孝思不朽不戕八曾之室升閔之堂嗚呼誰謂公亡

節烈張婦王氏傳

張岳崧定安人

節烈張婦澄邁王大經女予兄子錦室也大經家故饒乏嗣鍾愛女幼涉書史工鍼黹縫
紉姆訓婉婉無執綺習故自少以淑慧聞年十八歸予猶子錦事舅姑中禮法和容愉色
頤如也錦性剛或不合至訶詈婦能以柔順多匡正嘉慶庚辰錦赴邑試得異疾歸暴卒
無子婦時年二十椎心泣血復蘇者數顧日堂上淚涔涔盈巾裏卒左右承望顏色伺喜
怒起居唯謹不以哀廢鄉里新喪每七日夕設食迺於寢婦拜泣姑助之哭因覘焉婦每
手片楮隱隱蠅頭字既哭且禱乃焚之姑訝問字婦作邪曰諾又問婦字奚為徐曰慰地
下耳姑驚疑益多方解如是者三年雖有父母婦弗省也已而父疾篤召婦與訣乃一行
姊妹戚鄰咸集與微語輒痛絕或輟粒經日父疾間亟遣人詣舅姑白速歸狀且索衣飾
姑疑焉且與之行有一矣牽裾慟別父乃登輿歸距家百里餘秋雨霖霖不能夕達中途
經人家故往還投宿地瀕河潦漲澎湃有聲宵分婢媪鍵關鼾睡比聞鷄起治行具扁微
啓驚視婦失所在沿河求之竟日不得越日順流廿里許屍浮於渚衣履整整時道光壬
午九月十六日也乃歸附錦塚舅姑痛發笥得手書淚痕漬墨黦黯不可辨其可識者人

勸我嫁我無貳夫而已婦卒時年二十有五道光七年有
詔旌其塚

論曰婦作書慰夫志殉也志殉則何以不速殉不忍於舅姑也不忍而卒殉奈何以自明
也不兩家殉而殉於河慮不得殉也烈夫義士豈其一無顧戀而卒毅然全其節婦之殉
節之遲久而卒殉三年一日也或曰婦不歸省守貞事親可無殉也然則婦之殉愈可哀
已

書

致殷石汀兩廣軍門書

海瑞

瓊一十年來至今接有海寇之患百姓苦之心訟口詈已謂官司不能抵民一保障矣然害止瀕海地方日甚一日年甚一年今正月突有船先後分入攻圍臨高定安萬州等城破文昌樂會治猶據於中來來往往殺掠村市無人之境任彼所為其慘其害從前以來無有也平時養兵迄與不養之時無異遊擊來援亦既月餘矣如斯而已矣賊夥數雖多各夥人數則寡繼後至者將何以禦之耶昔人稱為匹夫匹婦復讎今日之讎屢矣大矣復之不可已矣明公身當復讎之任苟尚因仍兒戲瓊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惴恐日久謂府縣城池尚未可保我民當盡魚肉於賊似此景象言非過億明公念及前後一加意焉權足為才足濟無所施而不可矣瓊民延頸需援不能一日若止前之為焉有兵億萬無益也縱有小濟兵退而寇又復來矣急則治其標今日所言所望標中之標事也標中之標且不能矣他尚何望史方齋號稱膽不怯賊事期必行日者海旁失事咫尺間耳已受欺誣法復寬縱賊知虛實官兵效尤况明公坐鎮蒼梧遠瓊二千里地耶縱寇驕兵

萬方一轍一誅賞之立而起而人自不行耳作用不同取效自異不可一概諉也緩則治其本古法遺意家自為守人自為戰道有在焉本中之本休養生息又在守令明公控制二省艱虞殘破非一地也時人之論必曰難為顧彼顧此不免急東則緩西矣宰相鹽梅舟楫應四面初非身歷其地為之普天之下有行之者况廣之東廣之西區區耶詩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惟別留念地方不勝幸甚

與鄉諸先生書

海瑞

瑞頓首再拜敬質之諸老先生大人執事竊惟婦人處人世其大不幸者夫亡勢不得與夫偕亡而抱守區區孀處也故婦人之喪其夫而寡者古以未亡人稱之然至朝廷旌慶官司榮獎誦書知禮道苟以世教為身荷者褒賞之傳列之舉呈而進之有司冀達於上惓惓汲汲則必孀守之婦加焉何故蓋忠臣烈士貞婦孝子上植天地之紀中揭人道之大下立世道之標均處人道之難而彼婦人無師友開明之功匪名義驅役之故獨絕情感哀念夫子於數十年之後心堅金石行信四時處心積行所關係感發尤非淺小故也瑞甫四歲喪父時母謝氏年二十八承父志勵節確守經今三十有四春秋矣一終之行

無毫釐玷穢古稱陶嬰共姜輩直可以相上下而無愧焉者蓋母幼蠡識書史語瑞小學口授孝經學庸等篇質稟近剛一父性警敏不羈不事家人生業相勵護持能使內外不致乏絕先後苦針裁營衣食節費資督瑞學至今雖衰疾相仍不能一息少暇女事爲疾憂計日夜同瑞寢處訪詢戚近惓惓然舉而託之嚴明之師以琢以磨兼有父道瑞今日稍知禮義勉自慎飭若非冲年背父者盡母氏諄諄開我力也持家有法紀教子有義方律身以正義喪父之日有所親以日者推算進母舉焚之誓不再醮如日者語執之今日不變夫豈偶然夫士君子行善取快於心非徒取華於其名婦人潔飭乃身凡以畢天之與我而已是安足置齒牙間者假而上獲旌閭之榮下獲紀述之美於節行亦何所增加也瑞顧區區舉而頌之人者是是非非之公本無擇於途人父母而綱常之義守貞爲重昔子厚遊岐邠間必廣詢秀實逸事狀色爲韓太史上矧瑞荷恩罔極知之實真見之實詳且辨者顧乃掩匿而不公之乎世有言及族戚君子恒不以子信承之者蓋謬執諱親之私其習久固經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誣親也孔子直父母之隱孟軻直周公之過垂訓之文不少矣於父母祖先獨畧焉豈揚善特於親親避哉然則聖賢不以褒貶之權假

其親蓋可見矣又其淺固有妄揚親行竊寵榮稱孝者遂致人得以詰所揚而反疵之言議紛紛不已誣親之善顯親之惡也亦多矣而瑞獨何以用心獨念吾瓊先輩師法如曾白潭亦其彰著者徒以莫爲之名經久不與鄉祀其他著卓行而負屈稱加美名於敗類時不少焉况中閨事迹罕可得而著聞者獨非君子之所宜盡心乎公議不行俗將無以爲勸桐江一節漢鼎賴之瑞非囂瘖之身有不能自己者故縷縷爲諸賢者誦若夫行之可褒與其言之可信與否則惟冀執事以所聞見參之事在清議非敢以一毫私意爲母辱圖也瑞不勝屏切

條陳興革事宜書

明徐聞 會 唯臨高 教諭 人

臨高自昔稱殷實由無征役之害也宏治庚申符南蛇賊煽亂幾陷城邑民戶始耗嘉靖辛丑大兵徂征崖賊適值凶荒交作費用不足始行派民當差然亦不至於疲敝焉請以臨致敝之端積敝之始言之起解京庫者名爲京米其則有上中下之異而均之無差役之擾收雖倍加耗息民亦樂輸即間有賠納逃亡而民不覺其爲重也然謂之上則者穀少科多民不樂於趨兌謂之下則者科少穀多而豪宦饒民爭趨兌之故瓊澄人民每寄

庄於此焉其起運解司撥補各倉及存留倉者科雖不同而用重矣徵收之時再加耗息及小錢之類益見其爲重也故耕者之所人不足償其差納之所費民財益竭輸辦無措耕作皆廢以致鬻田遺糧於是多逃亡之民焉如一戶丁逃責令現丁賠納同里戶丁逃責令現甲賠納賠納不起相繼而逃賠者日積逃者日多前雖有五十二里戶而今止三十二里戶且其中亦有虛數焉此臨之所以日敝也約屬爲裁減且不足以資實用况其爲全設者乎逃丁絕戶虛列版圖而存者日少遇均平均差豪戶則賄吏書匿其糧差而編審者計登其數始有鬻丁調丁之弊而差窮民矣至大造之年奸戶通同書算詭寄苗糧以貽里排之累蓋以下圖逃絕無人而詭名以寄之者利其歲久酒爲逃亡之糧而馬裊耗戶竈丁亦詭名以寄之者利其優免而糧差得以影避於是富丁日饒而耗丁日索書算又有落糧之弊愚民盡遭飛洒之害故賠者不可勝計而民生日促此臨之所以日敝也信能清宿弊正苗糧併其戶口平其賦役如徭差則徵其正貼二綱以備用而放民歸農均平務輕其正數以便民而革其餘耗至編審之時鬻丁調丁之弊一切芟除則役使均矣若糧差京米之下則者官米則增其二分民米則減其二分而遠年難於追納者

申請觸免或與停徵復示之以撫恤之至意則散亡者可以招復矣既復之後令其現耕現納而遠年之逋負者不必追究則民皆樂業矣不然今始復一人而追取錢糧者羣至則逃者不能安心來歸而存者日以繼亡也此一邑生靈聚散攸關而救時之急務因條陳焉

指陳利弊書

國朝臨高
訓導羅啓相
南海人

職於未任之先即聞臨高連年旱災民逃土滿及入縣境極目荒邱破落殘村杳無烟火城居兵役而外罕見行人彼時猶謂凶歲使然閱明年十雨五風耕則必穫乃未聞復業惟見接踵繼逃是則凶歲固逃豐年亦逃蓋無日而不逃也通學文武諸生職到任一載所接見者僅有二十人餘俱踪跡莫問即一二貢生亦皆挈族而行招之不返是則小民固逃貢矜亦逃蓋無人而不逃矣究其所以致此之由其實責賠多端而積弊更難指數也請於見聞所及約畧言之一日捏墾順治初年原奉題准蠲免荒糧銀五百五十八兩九錢零前令蔡嘉植於康熙元二年内捏報墾復四五年起徵共銀四百八十七兩四錢蔡令任內雖自捐墊解然額徵既定遂開後來派補之端一日雜稅查前朝萬歷二十六

年黎馬屎叛亂添設防黎官兵議派兵餉於此間栽種檳榔等項徵收定派臨高縣新稅補餉銀一百零五兩三錢又二十八年內會議歲解稅利鹽課并買進方物復於民間檳榔果菜開架車船牛羊之類徵收定派臨高縣牛稅銀二百二十兩二錢緣臨邑所產檳榔等物無多又有另項椰稅銀七兩六錢有奇惟於博舖港口渡海南船牛隻畧抽解府然自議派之始便已缺徵徒懸額數及奉海禁而港口又沙積膠舟牛商絕跡釐毫無徵且與正項並列考成遂皆隨糧派補一日鹽課原日馬裊場課額銀二百九十九兩八錢一分一釐五毫前朝萬歷三十三年地大震動連月不止鹽田陷沒失去課額二百一十九兩零九分二釐七毫五絲天啓年間經兩廣軍門商題准豁額只徵課銀八十兩零七錢一分八釐七毫五絲

國朝定賦照萬歷則例遂致缺額未除亦皆攤派賠補一日魚課原額魚課銀三百一十五兩零順治九年十年間海賊黃海如泊船海港殺擄蠻民十一年叛首鄧世雄等勾海賊破城復駕船海上流劫數年蠻民受禍最酷逃絕殆盡失去課額銀一百一十二兩零先年屢詳未豁自順治十六年蔡令始行派補及奉海禁不特缺額無徵即全課並無所出

又復重加攤派一日逃荒自明季兵燹之餘臨高戶口消耗已甚加以捏報墾荒兼之黠稅缺額官顧考成惟民是問民畏刑斃惟有竄逃逃者既衆拋荒愈多逃荒相因日甚一日而以歷年積欠共計四五萬金貴之僅存之士民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惟冀蚤與題達必將捏墾荒糧無徵課稅及各年積欠先與豁除仍委廉幹之員履畝清查確勘荒熟定爲歲徵額數其見存人戶止徵名下實在錢糧不致以逃戶波累則存者得以安心樂業碩鼠不興而流離他鄉者亦必相率來歸哀鴻漸集將見一二年後自無不墾之田而糧額亦可漸次復舊矣至於陋弊多端皆足以害事害政更祈明察飭行非職所敢瑣陳也

議

籌海議

陳瓊

事有似緩而實急者如籌海之議是已夫處今日之勢沿海設有汛防碁布星羅一二小醜出沒波濤偷旦夕之命其何能爲籌之似若可緩而不知天下之患莫大於以爲不足爲其初以爲不足爲後必至欲爲之而已無及稽天之潦洩於尾閭蔽日之材長於毫末方竊發之始不思所以草薶而禽獮之俟醞釀既久支蔓日衆漸成不可撲滅之勢我欲享無事之福而沿海每不免多事之擾因之海寇外偏山賊內訐表裏爲患其變非小故曰此事之最急者也伏惟執事道足以兼濟智足以周知其於海防當已確有成算而猶不自賢聖俯採群議誠兼聽并觀之盛心也愚敢不抒一得以對竊謂防海賊之法與防山賊不同以山賊之嘯聚有所而海賊之去來靡常也夫嘯聚有所則在我或攻之以出其不意或困之以待其自斃或招之以誘其出降用是三者而山賊不計日就擒者未之有也惟海賊去來靡常將用攻乎彼非連踪而行結隊而走杳然一髮倏有倏無攻之無可攻也將用困之彼專以劫掠爲生三五游行不約而會遇孤艇一口鯨吞又有數月之

瓊

州府志

卷四

藝文

議

六

瓊州海口海南書局印行

糧矣困之不能困也將用招乎今之海上小賊皆因饑寒逼迫圖苟活度日非二十年前海賊有頭目有聲勢有巢穴依倚可比招之於何招也然則海賊遂不可防乎非也亦惟於沿海設有汛防之官也兵也船也三者爲核實之計而已沿海營汛有專轄有兼轄有總轄官亦何一不實乃經年未嘗坐船出海巡哨可謂水師之實有官乎計船配兵或五六十名至七八十名不等按月支餉兵亦何一不實而駕船者不皆食糧之兵多招募充頂可謂水兵之實有其人乎又况支餉有兵而水戰無兵十居八九也某汛某號船若干隻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又五年拆造歷屆交營取領收管是戰船亦何一不實而船上器具朽鈍不堪出哨不日被賊焚燒則日遭風擊碎可謂水汛之實有船乎又况循例請修之有船而在汛之船十無一二也今亦無能一一親核其實則請定會哨之期則請申水操之令則請嚴汛守之防每月會哨則戰船布滿海上而賊船望風先遁矣不時水操則官兵熟識水性而有衝風破浪之能矣嚴各汛防則沿海絕接濟之奸而賊船飄泊無依不久自散矣蓋海賊之聲援不離海岸山賊之耳目常在城中城中兵強馬壯而山無伏戎矣沿岸燒烽鳴鏑而海不揚波矣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道也計不出此而使彼得

乘吾之虛擊吾之懈其爲患容有已時耶雖然此猶非其本也盜卽民也唯其爲民已窮計無復之乃不得已而嘯聚於山剽劫海上罪雖已莫可逃而情則多有可憫若使各府州縣有司平日能潔己愛民輕徭薄賦俾民得享有田廬室家之樂誰無父母誰無兄弟妻子而肯自棄其身爲盜賊者故弭盜所以安民而舍安民之法更無弭盜之方此本之中又有本焉不可不知也

跋

朱子學的跋

陳瓚

朱子學的一書乃吾鄉邱瓊山先生所手輯吾師儀封張誠齋夫子於撫閩日所校證而重梓之者也予自弱冠遊鄉校時即知瓊山先生著述有大學衍義補及朱子學的世史正綱等書顧衍義補世多有之學的正綱未之見也茲以薄宦入閩卒業吾師正詣堂諸刻本始得見學的一書吁何幸哉瓊山先生學朱子之學仿論語二十篇自託於曾子有子之門人蓋以夫子事朱子也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昔賢已有成言則先生之以夫子事朱子也固宜其自托於曾子有子之門人良不爲過獨其編輯二十篇次第名義猶引而不發予嘗竊取而備釋之夫子以天自處平日自言惟曰下學上達而已先生上篇首下學下篇首上達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其卽先生以夫子事朱子之大指乎朱子之學原自二程者也程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故次持敬次窮理此卽下學之實功也窮理必務讀書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故次精蘊周子曰聖人之精書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以精蘊名

篇其昉諸此乎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着實故次須看然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朱子蓋嘗言之故次鞭策凡此皆所以進吾德也故進德次之德非道不進道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間故道在次之明道進德而天德之大全乎我矣故天德次之非朱子學問深造踐履篤實孰與幾乎此故次韋齋此篇分明爲朱子生平實錄猶鄉黨之記孔子而以韋齋名篇其亦善則歸親之義也與下篇以古文者次上達之後殆有見於韋齋實錄朱子幾幾乎與天合德要亦不離循循於古者小學大學之教做成信乎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故以此學次之其次仁禮何也仁義禮智四德缺一不可錯舉仁禮猶編年之錯舉春秋非耶內聖之事盡而外王可舉矣故次爲治爲治必立紀綱歷代聖人治天下之道胥不外此故次聖人至若議論前輩主張斯文皆後起者之責期以扶持斯道之統於不墜故次前輩次斯文而以道統終之序以爲猶論語二十篇之終堯曰是已張橫渠云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須編布細密予故妄謂學的二十篇之命名各有深思而備繹其大意如此讀此書能通貫首尾次第而又於每篇中一字一句必切已省察勵

志力行庶有實得乎朱子之精義微言無負瓊山先生纂輯之意則吾師所校訂而重梓之嘉惠後學爲功豈小補已哉

銘

旌表瓊山縣李節婦碑銘

明學士彭時江旼

景泰乙亥春二月丁丑瓊州府臣黃瓚言瓊山縣知縣臣陳用已上所部士民邱傳妻李氏年二十有八孀居守節其事甚備按李氏本澄邁縣富家女克自儉約嫻女工歸傳執婦道彌謹傳遭疾昕夕左右目不睫者八閱月傳疾殆以老親稚子為託李泣而受命既卒殯殮撫棺哀號幾絕者數喪畢蓬垢不飾甘苦辛以終身示無他志舅姑生養死葬必以禮撫育其子教之勉之必於成立長子源克紹祖業為醫學訓科次子濬首鄉薦第進士入翰林為編修以文學名而李氏貞節顯白自少壯至老如一日尤為鄉里所嘆服跡其所能當與古貞女節婦儷美伏惟聖朝敷治恒重綱常若李氏者宜加旌褒以勵風俗臣昧死上請事下禮部移文憲臣覈實又明年為天順丁丑憲臣奏如瓚言禮部請如故事表其門曰貞節彰示無窮制曰可成化丁亥濬進官侍講學士請為之銘銘曰 兩儀肇分綱常為大治道攸關天經斯在世降俗移人偽日滋遭罹變故鮮或不虧猗歟夫人資稟特異孝友溫純惟勵其志厥初在家恭儉是敦乃及於行克媿德門有斐君子而弗

偕老敬受遺命耄嬰之保號天自誓勤勵以居冰清玉潔守志弗渝下撫上承克慈且孝舅姑令終子有成效伯仕鄉邑仲顯朝廷厥家再振里閭增榮烈貞節孝慈嚴兼美從古迄今孰盛與比郡侯列奏上感聖明錫恩旌表以樹風聲奕奕高閣前題貞節勒銘石陰昭示無極

玉龍泉銘

鄭廷鵠

郡城之西南十五里有泉出自石竇寒冽異常其味甘潔噴湧之勢如飛珠走玉琳琳可掬雖大旱不竭郡中禱雨往往迎龍取水焉罔有不應好事者因鑿為石龍竇竇中遂以龍泉目之自泉東流十步右轉而為篁溪右又十步乃漚而為石湖漚田千頃名曰西湖西湖奇勝甲於一郡以泉得名也歲久湮蕪予在籍侍養時來撫玩其間有枕漱之志乃募工輦石鑿為方池又取白石鑿為龍首易之并易其名曰玉龍泉嘉其以潔為用不可窮也銘之銘曰莫淵者泉誰適澄之莫神者龍誰適參之然匪泉則龍無所蟄匪龍則泉何以為靈也故今逝者如斯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者泉也致究其然能若是神者非龍其誰以之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君子臨之在小不大在大不究狎

而不溷習而不撓放而霖雨六合卷而莫施其勞茲其爲用所以不窮也苟若亢龍往而不返易曰有悔不可長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易曰勿用不可貞也今既翹然而自見謂非九二在田者乎易曰利見大人德施普也非君子孰能當之

漱玉泉銘

泉在定安水出村前

國朝歲貢王懋曾定安人

天馬之山廣蔭之涓有水澌澌有石離離把之酌之其甘如飴涵暉激瀦噴聖吐琪千畦百畝霈澤旁施水耕火耨農夫以時豈弟君子江海爲期涓涓不已迪德之基既酌斯泉毋忘此詩

雜文

憫羣黎文

鍾芳

予觀黎獠之俗而思人生之始與禽獸無異聖人繼作然後生民之道立焉瓊之黎去中土遠其俗去禽獸無幾矣裸體涅面言語侏獮無冠履裳衣之制匪惟禮義不知亦或不知有郡邑也况知郡邑之上有藩臬有朝廷之尊乎然其重契箭謹信約毫髮不爽怒或叛其父而於母也至死不悖屠牛而祀天咄咄吁吁儻豕糲糲居蓬處野偶而腐葬其敦樸渾龐之風固在也其太古之民乎使得霑聖人之化以漸之則不日而變矣鳥獸之聚也其中必有敗類者焉於其敗類者奮牙爪而與之角其恒性也角之不勝則委尾而從之非得已也而不知者遂欲盡獮其類亦忍矣彼黠指士舍指士愚羣狙而弄之掌股之上顛倒而左右之以厚其黨是長蠹而叢蠹也類滋敗哉况夫聖治隆昌氣化日南環四面皆華風矣中間黑子之地顧獨後乎董之以威裁之以權噴而攜之漸而柔之申畫封疆時經理之無逸渠魁無上首功舍舊圖新會於大同斯善變者也

約言

尙友堂會約言

王宏誨

隆古之世道德粹白風俗淳美士有操行而無議論學絕道喪百家之言煩興遂致紛紛籍籍不可勝究司世教者憂之於是始倡爲白鹿鵝湖石鼓書院之會相與翕聚精神講求聖門一段真正學脈然後洙泗以來不絕如綫之緒賴以不墜明興江門餘姚相繼崛起揭主靜良知宗旨振起聾聵一時從學之士如寐方醒羽翼昭明之功於是爲大今海內士大夫闢講堂所在而有乃眞儒之效若不少概見何哉豈斯文之興實關氣運時尙有所待耶不佞自是歲創起尙友書院於學宮之側羣諸英彥肄習其中嘗發舉業德業合一之論冀與吾黨同心切磋此義庶幾由粗及精用企身心性命之益乃或有謂道貴躬行紛紛聚議徒爲談虛無益者是殆不然夫人患不行耳誠欲見之躬行譬之適國者然戒途問道自不容已不然未有不蹈夫冥行之咎者也蓋昔者夫子嘗欲無言矣乃他日又以學之不講爲憂當時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異以遊於聖人之門皆喪其名言而如愚以歸然後異者合而道術始一故聖人者群言之宗而道之岸也而講學尙友者所

以折衷群言質諸聖會通於道而合異爲同者也故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言亦胡可少矣乃夷觀古之人所爲致用而動以底天下之績皆其隱居之靜言而其夙夜亮采明試之功即其所爲敷奏先資之實其言之慥慥若此下此而漢頗不逮古然士之治經術者猶皆顛門守墨篤信其師說而不悖至以語其世主必曰吾師之言如是則猶有先民遺風焉詎若今之采擷緝綴娛人晷刻即敝帚視之甚乃因緣爲利而矜巧慧稱雄傑爲世詬病其謂之何此憂時憫俗之士所以感惻傷嘆於近世時文之縛而舉業德業合一之論自昔先民所由發也故願與諸君子相與虛心商求焉請繼自今每歲四季集同志者一會約以季之仲月十有二日會講於尙友書院自官師鄉先生孝廉縫掖及凡民之俊秀俱在焉次日方群諸英彥有志者再會文藝相與折衷與旨庶不至務華絕根德業舉業相資互發儔亦白鹿鵝湖諸先儒嗣響乎敬與同志勗之

祭文

祭定安義士莫宣寶文

廖永忠

洪武九年正月初十日廖永忠特遣定安縣主簿倪士興以果酒祭奠於戰亡義士莫宣寶之靈曰嗚呼惟賦惟役民之常事時屬孔棘盜賊奸宄劉我民人蹂我疆宇民用嗷嗷流離轉徙嗟哉宣寶恫若在已倡率義衆保障鄉里邑賴再安人恃不憚洪武初年奉詔納款懋爾以官爾辭不起茲者奉命來征五指山聳若壁泉響如雷爾從我征艱險不避奮身前進死於流矢爲臣死忠何代無之彼食祿者死自當理嗟哉宣寶一士民耳乃能忘身樹立愈偉爾身雖沒爾名不已遣官致祭固以悼此亦以勵彼